

悲欢 五重唱

BEI HUAN WU
CHONG CHANG
HUA ER 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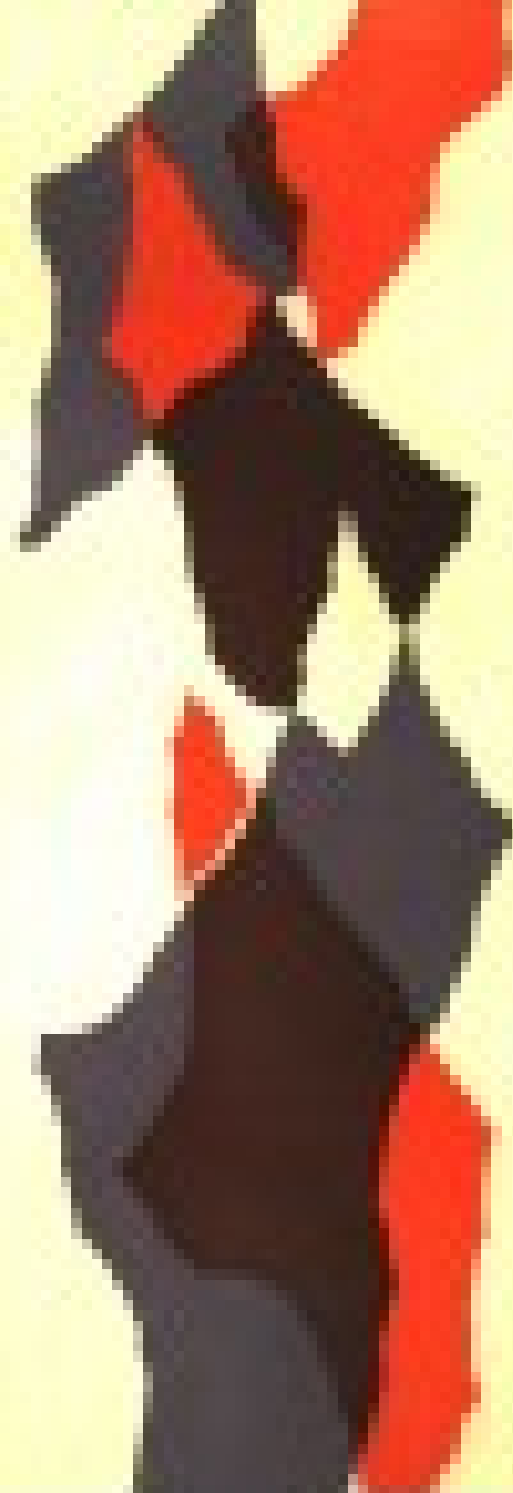
华而实



悲欢 五重唱

BEI HUAN WU
CHONG CHANG
HUA KE SHI

李南著





作者像

作者简介

华而实，原名潘耀麟，祖籍山东济宁，一九三二年生于寓居北京的一个旧官僚家庭。在津京两地接受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教育。当过记者、编辑，教过书。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舞台剧本问世，一九五七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《汉衣冠》，获中央文化部和中國作协颁发的优秀电影剧本创作奖。长期辍笔后，从一九七八年起重新从事戏剧和电影、电视文学创作。除这个集子所收的几部新作外，还发表、出版、演出、拍摄了晋剧《红娘子》、京剧《郑成功》、《彩练明珠》、《蔡锷与小凤仙》、《评梅女士》，电影《手足》，越调戏剧电影《智收姜维》和电视连续剧《上党战役》、《牧童指处》等，几次获山西省和全国创作奖。

华而实现在山西省文联工作，被评为省劳动模范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
目 录

汉 衣 冠.....	(1)
知 音.....	(95)
秋水长天.....	(165)
落花时节.....	(222)
象牙戒指.....	(283)
后 记.....	(349)

汉 衣 冠

序 幕

浪头冲击着石头迭成的堤岸，海水一漾一漾地泛着白色的泡沫。

一排排的桅杆刺入高空，靠岸泊着好些船只。其中，一只最大的，式样跟别的不大一样，装饰得也分外华丽些，船头彫着虎头，船身新油漆过，连帆篷也洁白鲜丽，一尘不染，看样子是刚刚挂上不久的。船上有好些个戎装齐楚的武士挺矛肃立。桅杆上悬挂一面大旗。在海风中招展着，似乎要凌空而去。旗上绣着几个斗大的字是：“中华大明郑。”

一个儒装的白发长者，扶着栏杆向岸上望去。那里是繁华的街市，商店林立，百物杂陈，人烟稠密。但商店招旗匾额上的文字，不易辨识；来往人等的笑语交谈，不易听懂；衣冠服饰也全然两样。只街旁的一座石碑坊上刻着两个朱红的汉字：长崎。

老人眉头紧皱，似乎有极大的忧虑。他目不转睛，紧盯着街市的目不可及的前端口那里，恍恍惚惚有一片雄伟堂皇的建筑物。施天福，一个中年的武官过来，跟老人并肩站在一起，愁闷地说：“怕要变卦了，王老夫子。”

王老夫子在焦急之中，并没有放弃希望，他强笑一下说：“不会吧。他们虽然是海外之邦，可究竟是堂堂的长崎王族呀。既然答应了，就不至于这么不讲信义。施将军，咱们耐些性儿吧。”

施天福点点头，百无聊赖地向海上闲眺，才转身要离去，老夫子兴奋地喊：“来啦！”

远处，两队骑兵护卫着一辆驾着四匹马的敞篷座车，往码头这边奔驰过来。

行人恭谨地让路，鞠躬。看得出来，车上的人十分显贵。

车上，七岁的郑森紧偎着满眼泪光的母亲，旁边，舅父扶着长须，一言不发，但就是这位严峻的武士，神态之中也不免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意。

码头上，王老夫子和施将军率队迎接，站在马车前行礼，称呼：“夫人，公子。”又给那个武士鞠躬，说，“有劳王爷相送。”

郑森的母亲，日本长崎王族田川夫人，强忍住远离爱子的悲伤，提着和服的长长的袍角走下车来，幽娴地还礼。然后俯下身来，紧紧拥抱着郑森，连连吻他的脸，从衣带上摘下一对白玉环珮，在他的腰间系上一只。郑森痴痴地立着，他知道自己就要被送到一个不可知的远方，心头一酸，要掉下泪来，又想起母亲嘱咐的话，尊严战胜了恐惧，给母亲、舅父行了跪拜礼，就大踏步地上了船。

王老夫子劝慰泣不成声的田川夫人：“夫人不必悲恸，公子回到中国正是叶落归根。隔着大海住在舅舅家，总不是长事。就是夫人，早晚不是也得离开日本，回到郑家吗？”

田川夫人挥舞绸巾，恋恋不舍地目送着就要载走爱子的大船。

武士用日本话道别，又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：“好外甥，

“别忘了我们！——一路顺风。”

大船扬帆起航了。

田川夫人长久不忍离去，手里只是揉弄着那只留下来的环珮。

舱内，日本式的衣服委弃满地，郑森对着一面镜子改换服饰。王老夫子指着镜子里的身影，一字一音地沉厚地说：“汉衣冠！”

郑森缓慢地重复：“汉衣冠！”

王老夫子脸上浮出欢笑。爱抚地握着郑森的手，赞叹：“公子，好公子，你到底是中国子孙。”

郑森缓慢地重复：“中国的子孙。”

施天福扑进船舱，连声叫：“看得见岸了！”

王老夫子对郑森说：“公子，你从小生在日本，也该望望家，望望大明的疆土了。”他领着郑森走出船舱，立在船头遥望天末。这是一个晴朗清新的早晨，太阳高悬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。正前方，视力将及的远处，依稀起伏连绵的山岭的轮廓。近些，那黑影越来越大，历历可见了。

王老夫子扶着郑森的肩膀，慷慨地说：“瞧，那就是中华，你还没有见过的故国，祖宗之邦，大明的锦绣河山！”

郑森凝视着前方，目光中闪烁着深情的光彩。

泉州府安平镇郑府大厅上洋溢着家人团聚的欢乐气氛。

郑洪遑把郑森搂在怀里，一边端详着，一边连连夸奖：“好相貌，日后少不得封侯之位！咱们郑家冲你就得有三十年旺运。”

郑芝龙捋须微笑，用象是谦虚实在是自负的口气说：“别夸得太满啦，三弟。有出息没出息，这这会儿就看得出来吗？”

“七岁看老，”郑洪遑说，“大哥，我那位日本嫂子是有

造化，给你生了这么一条小龙驹子。”

“他娘吗……”郑芝龙想起了远在海外多年未见的妻子，有些挂念。郑森听见提起了母亲，就从叔父的怀抱挣脱出来，凑近父亲问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不接妈妈回来？”

郑芝龙勉强笑笑，说：“接了几次，你舅舅——长崎的王族他们不放呀！”

“森儿，好孩子，别想妈妈。咱们郑家人没有软绵绵擦鼻涕抹泪的。”郑洪逵用手在眼睛上比划。

郑森一下子恼了，眼睛睁得挺圆，怒冲冲地叫：“我才不哭呢！”

父亲、叔父们大笑起来，郑森插着腰倔强地挺直站着，说是不哭，眼圈儿早红了。

郑洪逵说：“有骨头，象郑家人。好好学本事，长大了带了兵船，排满日本海，看你舅舅还你妈妈不还？”

郑洪逵的长子，剽悍英武的少年郑彩说：“对了，森兄弟，你跟我一块儿学剑，学兵法，学万人敌。”

“万人敌！小孩子们多大口气！”郑芝龙又笑过一阵，然后，正色说，“森儿，咱们郑家习武使船的多。你呢，据王老夫子说天资还好，读书挺敏悟，——一路上就学会了家乡话，还认了不少字，你就跟着王老夫子好好读些圣贤之书吧！”

郑森点头。郑洪逵说：“对，森儿长大了当文官，也脱脱郑家的武夫习气。”

郑芝龙接着嘱咐：“王老夫子是有学问的人，人品又敦厚，阿森，你要勤学用功哪！”

郑森只剩下了点头。

铜鼎燃着檀香，架上陈列书册，瓶花灿烂盛开。窗明几净，是一间雅洁的书房。

郑森琅琅地读《左传》，王老夫子坐在旁边闭目细听。

郑森临帖，王老夫子站在身后满意地点头。

郑森抚弄琴弦，王老夫子校正他的指法。

郑森捧一篇文章，王老夫子用朱笔改。

王老夫子挥手，“今天放你假，明天给你讲千秋绝唱《正气歌》和文天祥相国抗元就义的故事。”

“谢谢老师。”打过一拱，郑森早已一溜烟跑出书房了。他飞快地穿过几段游廊，越过几道重门，爬过假山，一直跑出门。门前拴着马匹，郑森解开缰绳，矫健地跃上一匹配着白银鞍蹬的铁青色的战马，奔驰而去。

门内拥出几个仆役，朝着郑森的背后叫：“公子，公子，哪里去？”

然而，只留下一阵大笑声，人早已顺着笔直的大路一直跑出了安平镇的大门，仆役们望着马蹄荡起的一道黄尘叹气。

船上，郑森缠住施天福，恳求：“施将军，今天你要教给我把舵了。”

“我这点本领都要让你学光了！”施天福爽朗地笑一阵，拉着郑森到船头舵位旁边，回头呐喊，“就位——”

水手们应声跑出船舱，排成行列。施天福下令：“扬帆拔锚。起航！”

水手们秩序井然地各就各位，一阵梆响，武装着大炮的巨大楼船冲进起伏滚滚的波涛。

施天福得心应手地旋转着舵轮，显出一种惯于此道的自得的神色。郑森盯住他的一举一动，看得出来他跃跃欲试的急切心情。

船行迅速而平稳，施天福示意，郑森接过舵轮。忽然一阵狂风袭来，船身剧烈地向右倾斜，桅杆顶子看看要接触水面。

猛然间，施天福定不住脚，倒在船板上，大呼：“左转舵，向左转。”郑森略一犹豫，随即恢复了镇静，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全身力量贯注在两臂上，旋转舵轮。

船身平稳了。施天福用手背揩额上的汗。

郑森面不更色地直视前方，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施天福伏在船板上忘了起来，伸出手臂去，不知道是埋怨，还是赞扬：“啊！你——”

“我要制服海水波涛，风云雷雨！”郑森凛然地宣布。他的眼睛里有挑战的光芒，俨然是一个惯经风险的舵手。

施天福自语：“倒是海上的种！才七岁的孩子呀！——要是达到二十岁……”

白帆鼓得满满的，大船乘风破浪，颠簸在汹涌的波涛上。

一 国 姓

白帆鼓得满满的，大船乘风破浪，颠簸在汹涌的波涛上。把舵的是一个年轻的青衿文士。

这个姿态，这副神情，倔强而从容，一如十四年前。从二十一岁的郑森，依然可以辨识出七岁的郑森。然而，多年的儒家教养所陶冶出来的典雅、温静，早已代替了犷野不羁的童稚气；而不久以前整个世界所发生的泣血椎心的变乱，也在他沉静如一池春水不起涟漪的心灵中，激起狂暴的波涛。

他悻楚而迷茫地凝望天末，落日染红了一天云霞，浓艳如火。

火，熊熊的火焰中，强劲的马蹄子飞掠过残破的市镇，飞掠过农田相夹的驿路，飞掠过形若长虹的拱桥。

火，熊熊的火焰中，屈从的城市向锐不可当的清军大队洞开着大门。城上的大字匾额迅速地滑过去：山海关！大同！北

京！扬州！南京！……

火，熊熊的火焰中，清王皇贵胄将领累胜而骄的志得意满的狞笑。

火，熊熊的火焰中，刀斧押解着成群的降顺的汉官，他们捧着乌纱、金印，垂着头走到玉石阶前，匍匐在地。

火，熊熊的火焰中，装束不一，刀矛相杂的义民向清兵的阵式冲去。

火，熊熊的火焰中，尸横遍野，配着鞍鞴的战马落荒奔窜，大明的纛旗染满了血污，沉埋在荒草丛中。

火，一天云霞，浓艳如火。

郑森失神落魄地合拢双睛，手颤动，舵不稳，船身倾斜。

站在郑森身边的饱经风霜、鬓发如银的老将施天福，赶紧把住舵轮，陪笑说：“交给我吧，公子。”

郑森清醒过来，惨淡地笑，说：“在南京国子监当了几天太学生，兵船上的功夫就生疏多了。施将军，我又得拜你做老师了。”

施天福挥手叫一个水手接过舵轮，陪着郑森在甲板上散步，他恭敬之中略带诧异地问：“如今您满腹经纶，怎么还舍不得这套玩艺儿？”

“北京失陷了，南京失陷了，满洲八旗兵可着半个中国跑马，那些闲篇浮文，抵得上一弓一箭？”

“不是我拦您高兴，公子，上阵打清兵还轮不到您。郑府上封了好几位国公侯伯，还怕没您的清贵爵位。”

“寸功未立，凭什么受赏呢？”

施天福奇怪地推开双手：“隆武帝在福州登了基，是平国公，您父亲保的呀！”

“我的父亲雄霸海上，英雄一世，”郑森扬起头来，感慨，“可我，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。”

“将门出虎子。”施天福说，“平国公平时总说公子象他。”

“一丝一毫也比不上啊！”郑森固执地摇头，但喜悦却浮在脸上，他激动地问，“这回平国公叫我到福州来，也许是在戎马中历练历练吧？”

施天福缓缓地点头，没有把握地表示同意。

新即位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键的都城福州，气象堂皇的平国公府。一间布置得精巧的内室，郑森听矫健精壮、一身锦绣的郑彩兴高采烈地夸口。

“虎头金印，瞧！”郑彩得意地挥舞臂膀，“森兄弟，我也封了永胜伯了！”

郑森冷冷地打断他：“又是将军，又是伯爵，你怎么不去跟清兵显显威风？”

郑彩不高兴，沉下脸来辩驳：“我得听上边的号令呀，伯父不让上阵，我敢擅动？”

“我父亲不让上阵？”郑森疑虑重重地问，走近郑彩。

“我也摸不透伯父的意思。”郑彩若有深意地摇头。迟疑地说，“说伯父嫌官小，不至于，朝里头谁还压得过他去；说伯父怕北兵……”

“不！”郑森迅厉地接上，一脸怒气，“你想我父亲的性子，半世英名，还有海上陆地的部下将士。他绝不会怕北兵！”

“北兵没有什么可怕！”郑芝龙突然出现在门口。这位大权独揽、位极人臣的贵人，曾经在海上和沿海地带建立过赫赫威名的豪杰，这会儿，在踌躇满志之中，已经不象十几年以前那样充满英武之气了。他并非暮年，然而，却有些萎靡，有些颓唐了。可是，别人不容易察觉到，因为萎靡和颓唐是隐藏在

逼人的威仪之中的。他手拢在宽大的便服的袖筒里，从容地踱进来，郑彩、郑森恭谨、驯顺地称呼“伯父”“父亲”，他说话，用平静而专断的口气：“可也不能小看他们，小顺治气运正旺呢。”

“是。”两个人赶紧应声。郑森小心地试探着说，“皇帝在福州即位，东南半壁天下有了主人，可是那一半山河疆土父亲不能不管。”

郑芝龙不耐烦地微微皱眉，“这些事不用你们小孩子插嘴。”

郑森还要说什么，郑彩使个眼色止住了他，只好勉强应声：“是。”

“你过来，森儿，”郑芝龙慈爱的眼光投在郑森的脸上，“皇上召见你。”

“召见我？”郑森不信地按着自己的胸口。

“郑家的光彩呀！”郑彩握着郑森的手，喜上眉梢，“你也要加官晋爵了！”

“见到皇帝，我说什么呢？”郑森天真地向父亲求教。

“少说话，多叩头。”郑芝龙嘱咐，“文文雅雅的就行。”思忖了一会儿，又加上一句，“提到我的地方要细心记下来。”

郑森茫然不解，要问，可是被凛冽的眼光止住了，只好驯顺地点头。

两匹栩栩如生的石狮雄踞在福州布政司——现在的隆武帝的行宫门前。笔直的石级层层上升，穿过几重洞开的门，延展到巍峨的殿前。宫门内外，石级左右，御林军士挺立护卫。

阳光灿灿的清晨，庄严、肃穆。

大殿前的院宇和两侧配殿的廊庑上，簇聚着陆续到来等候

朝见的文臣武将。

不安的探询的低语在传播：

“清兵过了钱塘江。”

“仙霞岭三百里，是天险呢！”

“可仙霞关敞着大门！恐怕……”

“全在郑芝龙，兵权在他手里呀！”

“郑芝龙……”

“喏，他来了。”

“那个书生是谁？”

“他儿子，郑森。”

盛饰朝服的郑芝龙高视阔步地踏着石级走过来，跟在后面的郑森羞怯地向四处看。

人们向郑芝龙鞠躬，他傲岸地目不斜视，微微点头，算是还礼，到了殿前的石阶下，停下来，嘱咐儿子：“别害怕，咱们姓郑的在皇上面前有体面。”

殿内走出一个侍臣，向阶下宣布：“陛下召见国子监太学生郑森。”

人们的视线织成一道网，紧紧缠绕住郑森。他惶恐地正正方巾，迟疑地看父亲，忘了举步，郑芝龙推他，“上殿吧！”

最初一刻的慌乱的心情过去了，他镇静下来，随着侍臣走进大殿。

郑芝龙负着手在殿前闲步。

已过中年，依然精神矍铄不减当年的郑鸿逵走近来，他得意地抚摸着腰间玉带，说：“大侄子陛见了？”

郑芝龙不回答，不可察觉地笑，猛然象想起了什么，急切地问：“二弟，闲话，你听见什么闲话没有？”

“还不是郑氏兄弟夺权、跋扈啦，”郑鸿逵满不在乎，“让他们说去！”

郑芝龙向他示意，文弱儒雅的黄道周往这边来了。他彬彬有礼地拱手，“两位国公，仙霞关是全省的屏障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这个你们比我明白！”

“明白又怎么样？”郑芝龙冷冷抛过去敌意。

感到了对方的敌意，也抛回去敌意，黄道周严峻地说：“那为什么仙霞关敞着大门？”

郑芝龙发出恶意的冷酷的笑声：“我的黄大学士，排兵布阵的事，你似乎问不着！”

黄道周约制不住内心的愤激，高昂地喊：“博洛可要问！”

“好吧，”郑芝龙回避开难以回答的问题，有意地为难，“仙霞关，我派人守，浙江、江西、我派人打。可是……”

黄道周被感动了，要表白，郑芝龙嘲讽地笑，伸出手打断他，伸着指头数：“粮！草！饷！银！十几万大军的耗费，拿来！”

黄道周受了意外的挫折，急切间无话可答，郑芝龙逼紧一层：“兵是我出的，饷也要我出？不错，郑芝龙有钱，可我填不起无底洞。”

谈话没有法子继续下去，黄道周躲开了，默默地走出几步，回过头，凛然地说：“照你的办法筹饷，除非先砍了我！”

迈着老年人迟缓的步子，他向大殿走去。

郑芝龙捋着长须出神。

“他说的也有道理，”郑鸿逵吞吞吐吐地说，“博洛眼里没咱们弟兄，咱们倒得守住仙霞关。”

郑芝龙机密地压低声音：“自然要守，已经派施天福去了。不能轻易给清兵便宜。不过，饷，必得让我筹！”

“怎么筹法？”

“官员捐俸，绅士大户助饷，老百姓预缴明年钱粮，补缴前欠钱粮，再有就是卖官了！”郑芝龙一口气说出这一套办法，决绝而强硬。

郑鸿逵壮着胆子问：“大哥，咱们家真在乎这几个钱吗？”

“钱我见多了，闽南丰省，连台湾岛都姓郑，十几万人我也养得住，不过筹饷、调兵这样的大事，我不能容外人插手。不错，皇上是我捧的，可刀把万不能递在他手里。”

侍臣从殿内跑出来，春风满面地向郑芝龙逢迎：“平国公大喜，陛下跟公子谈得可投机了。”

郑芝龙谦和地笑，往侍臣的袖筒里塞进一颗金锭。

殿内，阳光柱直投到“光复故物”的御笔匾额上。

隆武帝朱聿键离开座位，看见郑森惶恐地跟着站起来，赶紧按住他的肩膀，和善地说：“咱们君臣一见如故，不要拘礼，接着讲下去。”

他脚步轻轻地在宽阔的殿堂上踱步，郑森的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

郑森说：“还有福王，也没有一点卧薪尝胆的气象，让奸臣捧架着讲究起宫室宴饮之乐来了。大敌当前，他倒歌舞升平，做起太平天子来！”

隆武帝深深惋惜：“不上一年就土崩瓦解，不留痕迹，可惜南京那一副局面呀！”

“可惜呀！兴亡盛衰如过眼云烟，我们这些亲历其境的人，真是欲哭无泪了。不过，”郑森站起来，带着期望和信任的真情直视着隆武帝的眼睛，“规复大明河山的中兴大业，陛下担得起来。”

“要看你们贤父子了。”隆武帝深不可测地微笑。